

许冬林
作品

舳舻交错之间，
大家回首往事，
展望未来，
只觉岁月如大江大海，
奔腾流过，
经历的是九死一生，留下的是人间传奇。

DAJIANG DAHAI

大江大海

许冬林◎著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本书入选安徽省作协长篇小说精品工程

许冬林
作品

大江大海

许冬林◎著

ARCTUR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江大海/许冬林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1
ISBN 978-7-5396-6433-0

I. ①大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3400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周 康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9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江水涨起来，土匪一般凶恶，江滩上茂密的芦苇和柳树全沉到了水底。浑浊的水面上，浮草、朽烂的木板、破损的竹木家具之类，跟随着浪头又仓皇漂往远处。

蓝书记站在江堤上，看着仿佛来自远古洪荒一般的汹涌江水，笼一脸灰色。蓝书记是这个依江水而居的江洲大队的大队书记。在他脚下，土黄色的波浪像一块巨大的舌头，正贪婪地舔舐着江堤边用来挡浪的木桩和麦秸草把。蓝书记低头一望，仿佛看见千万条浑黄的舌头正翻卷着，越过堤岸，就要吞噬掉这个江洲大队。

“吃什么呢，这往后！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在他身后，是一粒粒的人家，土墙草顶的房子沿堤而建，被堤里堤外的大水围困，像是一排发潮霉变的豆子。

堤里的庄稼几乎全睡在大水里，沙地高处有几棵幸运的庄稼，还在苟延残喘地吐几片病恹恹的叶子，那是今年还没收回的小麦和大豆。豇豆和丝瓜的竹架子歪歪倒倒，上面的藤蔓半青半黄，偶尔有水老鼠出没其间，去啃最后剩下的一点果实。

蓝书记背着手在堤上继续巡看，见了村民也只摆一下手算是打招呼。他的焦虑像洪水一样无边无际，以致他一连几日都不想说话。也说不了，嗓子是哑的。前几天组织社员们在江堤上打桩，扎麦秸草把子，日夜巡逻，他的嗓子已经累倒了。好在这两天，江水没涨了。

“没涨了有什么用！该有的，都没了！一个江洲大队，千百张黑洞洞的嘴巴，往后拿什么填？”蓝书记心里窝着火，像是在自己问自己，又像是在质

问着眼前奔腾的江水。

渐渐就到了高会计家门口。高会计是江洲大队的大队会计，全名高云天。蓝书记正朝高会计家里张望，被一只从屋檐上忽然蹦下的猫给怔了一下。喵呜——喵呜——小黄猫从蓝书记脚边一蹿，就奔木槿篱笆外去了。蓝书记顺着猫奔的方向看去，高会计一手提旋网，一手提篮子。篮子里白花花的，是活蹦乱跳的鱼。高会计的儿子，五六岁的样子，名叫远波，也像欢蹦乱跳的鱼，不解大人的忧愁，跟在高会计身后往篱笆边走。

“书记，拎几条鱼吧！”高会计迎面看见蓝书记。

“你们留着吧，吃不掉就腌些——看样子也只有鱼咯！唉——”

“唉——”高会计也跟着低头叹道。

小黄猫在篮子边转悠，爪子哗哗地抓着篮子。小远波蹲在篮子边，一手护篮，一手捏着一条小鱼故意逗弄小黄猫。

高会计弯腰捡了一条小鱼往远处一扔，小猫纵身一跃将鱼含进嘴里，又爬上屋顶去细细享受美味。

“拎家去，给你妈！”高会计吩咐小远波。

看看蓝书记不像急着回家的样子，高会计便陪着蓝书记继续在江堤上走走停停。

“这一年的口粮，就这么给大水泡没了……”蓝书记说。

“什么都没了，没了！”高会计强调道，语气沉痛。

“你晚上也睡不着吧？想过法子没，让大伙填饱肚子的法子……那个，让全大队社员都拿只碗集体出去要饭，不能算法子啊！”蓝书记问过，又补了一句。

高会计笑起来，笑得很苦涩。蓝书记也苦笑摇头。

“晚上，眼睛一闭，脑子里都是空的，好像被大水一冲，也冲了一个大窟窿。”高会计望着暮色笼罩的江面，远方，几只小船落叶一般渐渐朦胧在水天相接处。

江堤上，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，蹒跚着往蓝书记走来。女孩是蓝书记的大女儿云浦，小的是正月出生的儿子云治。云浦来喊蓝书记回家吃晚饭，蓝书记伸手一摆，算是应了。

高会计的老婆玉英拎着小篓子奔出来，腰间的藏青色围裙跑起来一掀

一掀的，身后跟着小跑着的小远波。屋顶上的黄猫见了篓子，又蹦下来，蹭着人腿喵喵鸣地叫。

“蓝书记，这鱼带点回去让嫂子烧烧，给孩子们吃！”玉英追着蓝书记说。

蓝书记回头：“我不要，你们多吃点鱼吧，还能节省点粮食……”

“书记伯伯，你就要了吧。你不吃，你们家猫还要吃呢！”小远波忽然插进来，逗得蓝书记忽然笑起来。

“小东西，还真会推销啊！好吧，给我！”蓝书记捏了一把小远波的腮帮子，接过玉英递过来的半篓鱼。

蓝书记回到家，天色已晚。四五岁大的二女儿云涣爬上桌子，在掀一本破书，往嘴里塞。蓝书记一声喝“下来”，吓哭了云涣。老婆青莲抱着正吃奶的孩子半弓腰走出来，埋怨道：“这天都晚了，又不是社员下地，这么吼，孩子哭也费力气费粮食的！”

云浦已经上去将云涣从桌子上抱下来，牵着出去哄了。蓝书记没说话，将篓子往地上一倒，白花花的鱼在地上蹦开来。

青莲将乳头从云治嘴里拔出来，右手将乳房揉了揉，止住奶水往外滴，然后将云治捧给蓝书记抱着，自己捋下上衣就进了厨房，回头捏着一把菜刀出来。

“人家的男人把刀啊剪子啊都磨得雪亮，我们家啊，这把刀钝得，还杀鱼呢，杀条虫也杀不死啊！”青莲一边杀鱼，一边抱怨。

“啰唆！”蓝书记低声回道。

“一忙起大伙的事情你一身劲，回到家就软了，我们娘仨这‘小伙’就不管了。”

“妇人之见！”

青莲将鱼肠、鱼鳃远远一扔，一只黑猫忙奔过去叼走。云涣已经不哭了，走过来蹲在青莲身边，看她杀鱼。云浦将云涣伸出去按鱼的手指拎回来，怕她弄得一身腥气。

“你的书记之见呢，是什么？是不要脑袋！去年冬天，你做主把江滩上的那一大片芦苇卖给江苏佬，大伙分钱是高兴，上面查下来了怎么办！”

“芦苇，芦苇……我想起来了。”蓝书记起身从墙上挂的帆布包里掏出一块三棱柱形的东西，往青莲身边轻轻一扔，啱的一声响，“可以磨刀的，你擦

几下试试!”

青莲捡起来掂掂,挺沉的。看看,石头不像石头,铁不像铁。她拿刀刃在上面来回擦几下,再拿刀杀鱼,果然刀就锋利多了。

“哟,这东西好!哪来的?”青莲惊讶地问道。

“去年冬天,江苏佬过来砍芦苇,随船带了不少这东西,说是刀砍钝了用这东西擦擦就行了,临走送了几个给我。”蓝书记说。

因为烧鱼,晚饭很晚,但是这晚蓝书记倒很反常,火气不大。他一个人坐在门口,一手抱孩子,一手捏着那个磨刀的砂石,若有所思起来。

他想起去年冬天在江滩上跟江苏人闲聊的情景。他问他们,这么大老远来砍芦苇是不是造房子要用芦席。因为在江洲大队这边,芦苇除了用来编芦席,便是当柴烧了。那帮江苏人说是造纸厂要用芦苇,还说砂石也是他们造的。蓝书记想起那帮江苏人的言谈举止,一点不像肚子吃不饱的人,不像穷人。他很想去看看,他们日子过的是怎样顺汤顺水。

雨停多日,江水一点点地退,偌大的江面仿佛被裁缝沿着南北两岸各裁掉了几尺,江面渐窄。久雨之后的太阳晒起来,分外毒辣,光芒里藏针,刺得人皮肤被蜇一般生疼。泡在雨水里的庄稼本来叶子已黄,现在给太阳一烤,全部焦脆。

蓝书记每天从村子穿过,在江堤上一转,能嗅到空气里飘散的都是饥饿与绝望的味道。

蓝书记在大队部办公室里,几次喊了高会计,但是,等高会计到了身边,他又摆摆手表示没事。公社送来胡萝卜的种子,安排大队组织社员及时播种,好在秋种之前抢收一季粮食。

大队部办公室里不断有人来来往往穿梭,是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带领社员来领种子的。有些年龄大到可做蓝书记父亲的生产队长,见到年轻的蓝书记,依然客气而尊敬地喊他一声书记。蓝书记点点头,他内心沉沉地压着一块什么东西一般。

晚上,蓝书记早早吃过晚饭,走到高会计家门口。高会计一家三口正坐在门口乘凉,眼前夜晚的长江白蒙蒙一片,偶尔能听到几声轮船呜呜的汽笛声,声音浑重有力,像是召唤着什么。玉英见蓝书记来了,赶紧将小远波从竹凉床上拖起来,拖到另一头坐着,凉床上让出很大一块空间给蓝书记。高

会计进屋摸出半包烟来，给蓝书记点了一根，自己也点了一根。

“玉英，你带孩子乘凉，我跟小高边走边吹江风去。”蓝书记说。

高会计有些惶惑，起身跟着蓝书记。青蛙呱呱的叫声随着江风吹送，听觉里，好像这是一个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好年成，但是，1969年夏天的江洲大队，空有江滩上芦苇丛里的蛙鸣。

“胡萝卜，即使有收成，能撑多久，你想过吗？”蓝书记幽幽地说。

“吃到明年夏粮收上来，就是明年这个时候。”高会计反话正说地答道。

“做梦！能吃到吗？”蓝书记问。

“不能，不可能。”高会计答。

“吃到今年冬天恐怕都不行！”蓝书记的语气沉痛而激愤。

“是的。”高会计想说什么，但是不敢说，于是只简单应了蓝书记的话。

“没有活路了啊！”蓝书记长叹一声。

他们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没有人家的那处江堤边。

“水退了，倒是肥了这片芦苇……去年那帮江苏佬来砍芦苇，走了还送了磨刀的砂石给我，你也有，用过吗？”蓝书记问。

“当天回家就试了，比磨刀石还好用！江苏佬脑子真聪明，那是他们自己烧出来的！”高会计的声音高起来。

“不能坐在这里挨饿受穷！不能等死！得找个活路去！”蓝书记将手里还没抽完的小半截烟往草丛里猛地一扔，似乎在下什么决心。

高会计将嘴里的烟猛抽了几口，也拔出扔了，问道：“怎么找？”

“下长江！到下江那边去……”

“我早就想去走一趟瞧瞧！”高会计激动地拍起了蓝书记的左肩膀。

“这不是能在太阳底下说的事，你想想，具体怎么走棋？”蓝书记语带忧虑地提醒高会计。

“那民兵营的营长他们，还有公社里的人，都不说了？”高会计问。

蓝书记坚定地摇摇头，转身往回走，高会计跟在身后。

二

江边的地，都是油沙土，洪水退后，晒了几个太阳，便可以翻种。白天地

里或蹲或站撒满了人影子,都在忙着种胡萝卜。高会计上午在地里忙,下午到大队部办公室里理出了几本账目,太阳光软塌塌落在窗台时,他将自己办公室抽屉钥匙送给了隔壁的蓝书记。蓝书记接过,手举钥匙看了看,充满期望地看了高会计一眼,然后从自己的抽屉里抽出几张叠好的纸递给他。

高会计没有径直回家,他等在收工的村口大路边,等了几个小时,说是到江边去撒两网,弄点晚饭菜。

高会计回家时,大门已关,屋子里也没点灯,黑洞洞的窗口看上去像是涂了厚厚一层湖底的淤泥,有种窒息感。高会计站在窗口喊玉英开门,屋子里传出椅子被撞倒的声音,玉英起来了。

“吃过了吗?”玉英问。

“吃过了。”高会计一边答,一边进屋划拉火柴来点灯。

“在哪吃的?”

“家里有锅巴吗?”

“洋铁筒子里有一点,你不是说吃过了吗?”

高会计没理会玉英,从针线篮子里翻出一块手绢大小的布来,将锅巴倒在布上,然后扎紧。

“给我拣两件衣裳!”高会计吩咐玉英。

“到县里开会去吗?”玉英好奇地问。

窗口边,有人小声地在喊高会计。

“算了,别拣了!”高会计对玉英说,“我出门去,出远门。人家要问起来,就说我到江里打鱼去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?”

“不知道。你把我那副旋网晒晒收起来,别给老鼠咬了!”高会计一边叮嘱,一边揣好锅巴就出了门。

玉英跟在后面,将高会计送出门。门外已经站了两三个人,黑影子在篱笆边影影绰绰,看不分明。玉英心里隐隐害怕起来,怕他们是结伙出门做什么歹事。

“他爸……”玉英喊高会计,想叮嘱几句,被高会计推回屋子。玉英只好站在门口,看着高会计领着几个人走到篱笆后面,影子渐渐消失在夜色里。一阵江风吹过来,玉英忍不住打了个寒噤,屋子里的灯火摆了摆,又低低地

燃烧着。她关了门，复又睡下，半夜无眠，只听到猫在屋顶上来来回回走了无数趟。

高会计一行四人，坐在小船上。四个人轮流划船，顺流而下。月光半明半暗，不知道是被水汽还是云气淡淡地蒙着。星星并不密，好像芝麻花要谢的样子。江洲大队出来的这四个年轻人，坐在这熟悉的船上，走在这熟悉的水上，由于要去往远方陌生的江苏和浙江，止不住惶恐和兴奋。

“打了这么多年鱼，下江那边还真没去过。我们会不会走错？”

“南京长江大桥，看过没？贴在公社大院墙上的报纸里。咱们漂到了南京长江大桥就到了南京。朱元璋在那里做过皇帝的……”

“我二表姐就嫁在南京八卦洲，到南京后咱去她那歇一脚，然后再探路……”

几个人说着说着，睡意上来。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滑落无影了，只有苍白的几粒星星筛下一点微光来，江水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白布铺在小船周围。高会计吩咐把船停靠一下，大家都打个盹。

船在一处湾边停下，高会计将渔网撒到水里后，四个人和衣躺在船里。正是凌晨，江风习习，凉意侵身，高会计抓来船头的草席盖在大伙身上。远远的江岸背后，隐约村狗的叫声传来，声音很快又被江风吹散了。一切寂静。

天亮，高会计起网，得半筐白花花的鱼，留作中午菜。继续行船，不划船的就坐在船里吃东西。高会计掏出一包锅巴来，在那里嚼。中午饭在船上吃，高会计事先安排郑永新带了锅灶上船。

黄昏时，他们的船已经绕过一个巨大的沙洲，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辽阔江面再次呈现在眼前。高会计吩咐船靠岸边行，天渐渐晚了，水汽上来，远方水天茫茫。

“快停！快停！”坐在船头的阿信忽然手指岸上一个人嚷道。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去，矮矮的江堤上站着一个人，民兵模样，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，向他们挥舞。

摇桨的郑永新问高会计：“靠不靠？”

“靠岸的话，只怕夜长梦多，继续走，就当咱们没看见。”高会计说。

郑永新继续摇桨，唐升发向着岸上人摆摆手，很是窃喜。

忽然，岸边的柳树荫里射出一条船来，上面两排脑袋。那船径直朝高会计的这条船削过来，船中间已经有一个人站起来，右手拿着拖钩，拖钩后面一圈绳子绕在他的左手腕上。

“是江贼！”阿信咕哝道。

“这年头哪有什么江贼，你没看见那绿裤子吗，是民兵！”高会计纠正道。

对方的船已经靠近高会计的船，划船的几个民兵停了桨。

“没看见红旗在摇吗？还往哪里逃！”那个手拿拖钩的民兵大声喝道。说完，他将拖钩往高会计的船尾一抛，钩住了他们的小船。高会计心里直叫苦，心想，这一捉，要审起来，还不被押回去？他抬眼仔细看看这个使拖钩的人，十八九岁的样子，估计是这几个民兵中的小头子。“往回划！”那个民兵头子吩咐四个划桨的人。

这边郑永新几个人歇了桨，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呆坐船头。民兵的船猛一用力，船尾扫了高会计的船，哐的一声将这条四人小船碰出一根木桨那么远。民兵头子猛一收拖钩绳子，高会计的船又被拉了回来，这样来回一荡，唐升发身子一倾，落到了江里。阿信见唐升发下了水，也翻身下水，民兵们见状，又赶紧将船划向高会计的船。

高会计伸手拉唐升发，郑永新拉阿信，他们的船摇晃着就要翻。唐升发怕船翻了，就甩开了高会计的手，自己逆着波浪斜着往岸边游，阿信见了，也跟着唐升发游。郑永新只好划船跟着他们两个。

“不好！他们要逃跑！还有拖钩呢，快拿来，把他的衣服钩住……”民兵船上有人高声嚷道。

高会计担心拖钩砸下去会伤了阿信和唐升发，大声喊道：“水里是人，不是鱼！要钩先钩我！”说着，高会计捡起船尾的拖钩，一拉，就近了民兵船，他站在船尾，纵身一跃，就上了民兵船。

那个民兵头子见高会计水上功夫非同一般，心底有些佩服，料定他也是江边人，就收了拖钩。郑永新见高会计上了民兵船，自己也上去了。民兵船上两个民兵起身上高会计的船，那个民兵头子从船里抱出一块木板，扔到了高会计原来的小船上。

“水急，快去捞那两个！”那个民兵头子说。

高会计和郑永新随民兵上了岸，阿信和唐升发在水里抱着木板，被另两个民兵用绳子拖着，渐渐靠近岸边。

江堤上摇红旗的那个人急急走向高会计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高会计，有些失望的神色。

“是干什么的？”摇红旗的问。

“我们是从上江那边来的，要去……”高会计还没答完，就被打断。

“我问你是干什么的，我当然知道你们是从上江漂来的……现在有些人，肚子里小九九多，不接受批斗，只想着躲掉自我检讨接受教育的机会，趁黑夜坐船出海逃到台湾去……”摇红旗的开始长篇大论。

高会计心里稍微定了定，他猜出人家是把他们当成右派分子之类的人物了。他捏了捏裤子口袋，几张纸还在，那是蓝书记在他们临走前给开的介绍信，上面盖了公章的。

阿信和唐升发已经湿淋淋地上了岸，后面两个划船的民兵也上了岸。那两个民兵向着摇红旗的摇摇手道：“船里只一副渔网，还有一个烧水的锅和小柴灶，再就是盐和米了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”

高会计走到郑永新身边，耳语道：“看来，有饭了……”

郑永新本来很紧张，经高会计一逗，心情放松了，心里稳稳期待起饭菜来。

阿信蹒跚走上来，问摇红旗的人：“南京长江大桥还有多远？”摇红旗的白了他一眼，其他民兵笑起来。

“带回去审！”

高会计一行四人被带到了一处山脚下的房子里，关着。晚饭时间到了，他闻到了空气里烧柴火煮饭的炊烟的味道，愈加饥肠辘辘起来。

“这应该是野猪肉焖干笋子的味道，我在我舅舅家吃过，是二表姐带回来的肉。”阿信扇了扇鼻翼神往地说。

可是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，既没人送饭，也没人来提审他们。

“送点吃的来啊，饿死人了呀——”唐升发朝着窗口喊，喊了半天，没人应。

“这附近好像都没什么人，要不我们翻窗跑吧！”郑永新试探地说。

“我的衣服脱在窗口边，还没干呢！”阿信说。

“把湿衣服带着，遇到人，就跟人家换件干的穿呗！”唐升发说。

“遇不到呢？”

“那就自己找件晾在树杈上的干衣服，咱是换，又不偷不抢。”

“这天气，衣服穿身上到外面走几步就干了，两个呆子！”高会计打断了阿信和唐升发。

郑永新捂着肚子走走又蹲下身，叹气道：“饿得想骂娘！”

高会计起身到窗边，推了推窗子，又走到门边，托了托门。他把门故意拍得很响，再到窗边看看，依旧不见人影。

屋里四个人窃窃私语了一番，然后走到门边，轻轻卸掉门，逃了出来。他们一时恍惚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。

高会计道：“走小路，朝北到江边。”

郑永新道：“不能再走水路了。还是走大路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”

四个人出了屋子，故作镇定，朝着大路走，渐渐听到闹哄哄的声音。高会计提议兵分两路，一路前去探个究竟，另一路原地等待，如果不见人回，就要及时上山隐藏。走了几步，高会计又折回来，将口袋里的介绍信匀了几张给郑永新，嘱他揣好。

高会计和唐升发往前探去。路越走越宽，奇怪的是，路上行人依旧寥寥，只有嘈杂的声音越来越真切。高会计想问问路过的一个妇女，又怕暴露了自己是陌生人，引起怀疑，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前面一座一人高的院墙，唐升发纵身一蹦，往里瞥一眼。“好多人，好像是在……”唐升发说。

高会计顺着墙找缝隙看，依然看不清楚，终于看见院墙对面大路上的一棵桑树，他爬了上去。只见之前抓他们的那几个民兵此刻正站在会场前面，维持会场秩序。在大院里的两棵梧桐树之间，挂着一个横幅，上书“江宁人民公社……”。高会计心里嘀咕：果然到了江苏地界了！

桑树上的鸟被高会计惊动，扑棱棱蹿天而去。台上一个民兵朝桑树这边警觉地扫一眼，他看到了一个人头在朝大院这边张望。

大院的院门哐啷一声打开，四五个民兵冲出来。

高会计一溜下了桑树，拉起唐升发往回飞跑。

“再跑就开枪了！”

一个民兵端着一把猎枪，朝桑树放了一枪，桑树叶子簌簌落下几片来。高会计还想跑，但跑不动，两餐没吃了，唐升发已经瘫软在地。

郑永新和阿信正等得无聊，听见枪响，郑永新一把揪住阿信的半个肩膀就跑，身后村狗狂追不止。他们东撞西撞的，撞进了一片小竹林围绕的一间牛屋里，半天不敢出来。

民兵抓住了高会计和唐升发，发现他们是从关押的房子里逃出来的，分外气愤，问另外两个人去哪了。高会计指了指大路尽头，几个民兵忙朝着大路那头寻去，唐升发见了，抿嘴低头。

高会计和唐升发被押进公社大院，里面的大会已经结束，人群正混乱往外拥。高会计看看唐升发，示意趁机逃跑。唐升发领会，提脚往后猛一跺，押他的民兵疼得弯下腰，后面的民兵被迎面而来的人群推挤着不能上来接应，唐升发一转身，猫起腰躲到人群里，被人群裹挟着脱身而去。

唐升发一跑，民兵们慌乱起来，高会计一脚端开押他的民兵，也像鱼隐水底一般藏起了自己。等到再冒出来时，他的头上已经戴上了一顶白纸糊的帽子，那是刚刚站在人群前面的那个人头上戴的，巴不得人家摘了去。

高会计抓住了唐升发，两个人一起快步小跑，随人群走了小半里，放下心来，躲到一片黄麻地里。

天黑时，四个人下意识再找回到上午分手的地方，重新会聚都有些激动。可是阿信的腿受伤了，是上午在逃跑时，被村狗咬的，当时只顾着跑，没顾上疼，现在疼得厉害。

高会计说：“咱们现在只能继续走，这里不能停留，咱们要循着房子好的地方走。”

四个人月下夜行。就着好月色，唐升发一路走一路勘探人家的自留地，有时能摸上一条瓜来，瓜瓢也不舍得抠，几个人边走边吃。

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他们终于熬不住，敲开了一户房子高大簇新些的农家的门。高会计掏出介绍信给人家看，然后说要买点饭吃，借宿一夜。主人家见是四个大男人，煮了饭给他们吃，没收他们钱，借口家里没空床，拒绝他们借宿。

四个人喂饱了肚子，只好继续赶路。第二天中午，他们到了南京车站。此时，阿信腿上的伤口已经红肿发炎。

四个人一道去买票,说要到无锡,并且呈上了介绍信。介绍信上说高会计一行是去无锡讨要还没结清的芦苇款项的。这是实话,去年冬天,那帮江苏佬来买芦苇时,因为带来的钱不够,蓝书记答应他们明年再来砍芦苇时一并结清。此次去,算是提前结清账务。卖票的人看过介绍信,用警惕的目光扫了窗口外这四个黑不溜秋的家伙,然后向里间望了一眼。里间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,看了看介绍信,又看了看高会计几个人,用冷冷的语气说:“我只能卖给你们两张票,结账讨钱两个人就够了,我们座位有限!”

“我们是一道来的,必须一道去。”唐升发着急地说。

中年男人说:“那就别去了,四个人一道回去!”

高会计看看身边三个人,然后对着中年男人说:“那……那……那就两张吧。”

高会计捏着两张票走向候车大厅,唐升发跟在后面,阿信脚踏,被郑永新搀着跟在唐升发后面。四个人找到了一处人少的长椅,郑永新扶着阿信坐下,唐升发随后坐了,郑永新不想坐,大约心里着急,所以坐不住。高会计捏着两张车票,看看售票处,踌躇起来。

“就两张票,谁愿意留下来?”高会计扬扬手里的票,问他们三个人。唐升发和阿信都摇摇头。

“现在回去,谁甘心?!”郑永新说。

候车大厅的墙上挂着一个大钟,高会计看看,就快到上午11点了。他又看看售票处,自言自语道:“中午他们会不会换班?”

郑永新头一抬,来了精神。

高会计望着郑永新又说:“如果换班,换了人,卖票的不认识咱们,咱们再去买两张票,小四爷你去买。”郑永新在家里兄弟中排行第四,所以被邻居们呼为小四爷。

唐升发兴奋起来,目光紧盯售票处方向。阿信已经躺倒在长椅上,嘴里啾啾吸气说疼。

终于等到大钟指向11点半了,售票处里人头起落走动。唐升发趿着鞋子跑过去张望一番,回来兴奋道:“换人了!换人了!”

高会计把介绍信递给郑永新,推了他胳膊一把。郑永新去买票了,果然买到两张票,是最后两张票。郑永新捏着两张票,无限舒心地坐到长椅上,

高会计也坐下来了，这时想起肚子饿来，吩咐唐升发去买吃的。唐升发拉阿信，阿信不起来。

一根烟的时间，唐升发捧着用荷叶包的一包东西走回来。郑永新拉阿信起来，阿信依旧起不来。郑永新伸手一摸阿信的额头，发烧了，再推推阿信，已经烧得有些迷糊了。

“怎么办？阿信必须去医院！”郑永新焦急地说。

“去医院的话，咱们今天可就都走不了了，再有两个小时车就开了。”高会计也着急起来。

“票能不能退掉？”郑永新道。

“四张票，都退？人家已经在怀疑我们了，弄不好又给关进去。”高会计考虑周全。

三个人囫囵吞下唐升发买回的东西，边吃边僵持不下。

正是午饭时间，售票处前人并不多，如果退票的话，确实容易暴露。郑永新心想。

这时，有一对夫妻模样的人走过来，女的梳着运动头，面露忧色。她走到检票口，望着“无锡”两个字，犹豫着，男的来拉女人。“今天的票卖完了，只能等到明天了！”男的跟女的解释。

女的终于被男的拉走了。高会计看着两个人的背影，忽然追上去，拉着两个人往偏僻处去。唐升发很恍惚，起身去看。

“我们也去无锡，因为一个同乡生病，所以去不了，现在多出两张票来，你们要的话，我们卖给你们。”高会计拉着那一对男女说。

那女的十分高兴，男的将信将疑。高会计怕他们不信，远远指了指躺在长椅上的阿信，说：“我们还要带他去医院，不知道这附近医院怎么走。”

那女的领着高会计走到车站大门口，手指来指去，给高会计指方向和道路。男的掏钱买了高会计手里两张票，又额外给了高会计两块钱，算是感激，也算是帮助。

唐升发迎回了高会计，边走边央求他：“还有两张票，让我去那里退退看。”

高会计没回答唐升发，快步走到郑永新跟前，做下安排：“票卖掉两张，人家还好心，额外多给了两块钱。我们现在送阿信去医院，郑永新留在医院

照顾阿信,我和大龙(唐升发小名)先去无锡。必须这样了,再绑在一起,耽搁在这里,我们没钱,也容易出事。小四爷你看怎样?”

“好吧,那等阿信好了,我们再去无锡找你们?”郑永新说。

“嗯,介绍信上面有地址,如果我们离开那个村子,会托人留话给你的。”高会计说着,就和郑永新扶起阿信,往附近医院赶去。

在医院安顿好郑永新和阿信之后,高会计拉着唐升发狠命往车站赶,等到满头大汗赶到车站时,车已发动。高会计没进候车大厅,径直在车站出口处拦下车头贴有“无锡”字样的大客车,好说歹说,开车的才放他们上了车。

“大哥,你还去无锡啊?”从高会计这里买票的那对男女也在车上,女的见了高会计,格外亲切地打起招呼来。

高会计扭头一看,笑起来:“生病的那个送去医院了,所以上车迟了,跑得我一身汗,嗨……”说着,高会计用袖子擦了一把额头。

跟车跑的售票员站起来大声道:“都别说话,坐稳了,前方路颠簸。”

那女的笑笑,坐正了身子。高会计也走到车后排,默然坐下。

此行还有多少不测,高会计心里估算不出,只觉得又忧虑又期待。还有,阿信在医院也不知道怎样了,如果有个三长两短,他日回去,如何向他的老娘交代?唯有期盼郑永新和阿信能早日到无锡来了。

在医院,医生给阿信处理了伤口,吩咐要住院三天,还要打预防狂犬病的针。郑永新将高会计留下的所有钱都交了,担心还不够。住到第三天早上,见阿信精神尚好,两个人就偷着跑出了医院,出院手续也没敢去办。

两个人在大街上走着,走到车站大门口,没进去。

“我们没有钱买车票了,也没钱吃饭了……”郑永新绝望地说。

“到八卦洲去,找我二表姐!”阿信坚定地说。

三

天黑的时候,车厢里响起窸窣窸窣的声音,有人从包里翻东西吃。唐升发从昏沉的小睡中饿醒,他喉结滚动,狠狠地吞了一口口水。高会计悄悄将裤腰带紧了紧,靠着椅背,继续闭着眼。

唐升发看见买他们车票的那对男女也在吃东西,好像是面包,后来又掏